

禮

青谿山人文集卷之三

臨沮周夢暘啟明著

門人何躍龍校証

常談考誤三

計七十一則

舉案

今稱夫婦相敬曰舉案齊眉似皆以案為几案查史不然范曄後漢書梁鴻娶孟光隱而適吳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及閱漢書霍后傳初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以婦道供養注已前解為梳矣

細君

今稱人妻與自稱其妻多曰細君非也漢書東方朔傳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世人徒見此語而不知顏師古注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有烏孫公主劉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姓細名君細君多矣俱不以為名稱

郢正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細君為公主川妻烏孫姑則細君其昔人謂交之稱乎

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匠石豈可作郢人而今人以文視人曰乞為郢正郢斤郢削豈不大謬

褻襲

禮記玉藻裘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袒而見裘曰褻揜而克裘曰襲蓋古人近體衣有袍禪其外有裘葛裘葛皆有半袖禪衣加于其上以見美曰褻褻衣上又有有袖全衣以克美曰襲襲衣之上方

有常着衣服其制始備今人以褻為襲或以襲為褻
殊多混亂

矛盾

今稱與人不合曰矛盾自己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
只若以為兩物不相得而已而不知所出與謬誤同
嘗見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盾曰吾盾之堅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
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今語蓋本
于此

醫濁

今世俗謂人不明曰醫濁蓋以酒為喻也字書醫音
斛濁音獨孺子之歌以濁叶足古樂府獨漉獨漉水
深泥濁漢書潁水濁灌氏族讀皆同獨特人未習見
之耳作鵲突或作糊塗者皆非

橐街

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按
三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懸
首于此使夷聞之不敢犯我中國耳正德間江西

擒獲劇盜王浩八法司論擬宜懸首梟街嘉靖間論
分宜近日論江陵疏末皆用梟街之語殊覺無謂

饗飧

周禮天官外饗凡賓客之饗饗饗食之事亦如之注
小禮曰飧大禮曰饗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
之禮大都客至必以夕夕食未盛宴饗必以早早燕
則盛矣故曰朝饗夕飧然皆自朝廷宴饗言而今以
為日用飲食則不類

麤糲

糲音辣後漢書伏湛傳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服今
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注糲麤米也九章算
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杜
詩百年麤糲腐儒食正用此今世俗言麤糲者聽其
音則是問其字則不知及見糲字則反讀為厲矣

夏屋

詩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動動
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動動然
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

謂渠渠為深廣呂氏嚴氏相繼從之便於詩旨覺戾
乃今則通稱房室曰夏屋謬不可反矣

折枝

孟子為長者折枝自朱子解枝為草木之枝至今遂
有稱折枝花者案古趙岐注不然謂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故後漢書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
以不為為難乎注劉熙注孟子云折枝若今之案摩
也又文選廣絕交論云匍匐委迤折枝舐痔皆與趙
注同

龍鍾

廣韻云龍鍾竹名竿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故相傳稱老曰龍鍾及味昔人語與所咏詩似不盡
然唐裴度未第乘蹇驢上天津橋二老人曰須此人
為相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又李涉詩曰慙君知
我命龍鍾則龍鍾亦有蹉跎偃蹇之意不專以老言
矣

溺

溺古弔切即尿字史記韓長孺傳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安國拜梁內史甲
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溺注皆音尿史傳諸書
凡尿皆溺字即佛經亦然今多不知溺即尿而止知
用尿甚俗

廁踰

今人謂糞溷為廁始此而又不識踰字義故用之多
謬按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踰身澣洒注蘇林
云踰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候踰顏師
古云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兼此三說則
廁踰為衣服明矣胡蒙谿必引賈逵解周官辨其非
似太迂闊

斗然

今人以忽然為陡然非也讀岑嘉州詩云寒郊斗覺
暄則陡當為斗斗字雅陡字俗

為壽

古人以物結納人必曰為壽史記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又刺客傳酒酣嚴仲子
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皆非以生日故今必用

之於生日太拘

斲鼈

兩人作事爭勝曰斲鼈古琴操云從他楊學士鼈殺
鮑參軍又揚補之小詞云和天也來斲鼈今人不知
其字或曰斲別曰拘別皆非

魯班

自注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為
一人耳後聞太平廣記載魯班以燧人莫詳年代巧
倅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鸞如擊楔三下乘之以
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鸞以窺宋城似若兩人
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
班則明係兩人以為一人者誤矣

墨守

今人言固執曰墨守然不詳所出故用之輒誤案淮
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
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為
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
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墨守亦
有好義不專固執

完趙

今人以物還人曰完趙本史記廉藺傳相如度秦王
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
道亡歸璧於趙則用歸璧為是用完趙者頗不雅觀

垂青

今求人眇睐輒曰垂青蓋本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
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

不憚而退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
青眼是青眼雖美自處不甚美况乃增一垂字似覺
無謂

束脩

脩脯也干脰為束自解者附為執贄禮而學究之責
備弟子者得以藉口然不獨弟子之於師也檀弓曰
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
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境中後漢第
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嵇叔夜家人誠

云壺榼之意束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凡人交際皆可言束脩矣至解為檢束脩飾則又不在此論

半豹

曾見四六中稱人能文曰半豹嘗識之後覽世說新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事衡知出于此蓋惜其有才而無學也若作稱頌語似不妙

發搯

俗謂譙樓上初昏將旦三通鼓曰發搯相傳即父知有搯字耳殊不雅嘗見古樂府官家出遊雷太鼓雷作去聲讀甚善然不合俗不若岑嘉州凱歌鳴笳搯鼓擁回軍作搯字便通俗矣

行李

左傳僖公三十年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公八年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注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李與理同皆使人也而今以出行資裝

為行李失其旨矣

萱堂

世俗謂母為萱堂又以北堂喻母道殊無據詩焉得
諼草言樹之背釋文諼作萱說文作葦皆草名令人
忘憂北堂謂之背儀禮昏禮婦洗在北堂可證止此
皆于母無預也至詩人用萱如江淹何遜聶夷中又
別有義無有及于母者

桃李

世因唐人桃李悉在公門一語遂謂門人為桃李祇
若列在門墻者耳不知中有報答之義晉趙簡子謂
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
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
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
桃李種薔薇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

貌不颺

今謂人容貌猥鄙曰不揚揚字無所出當是颺字古
揚颺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魏子曰昔叔向適鄭驪
蔑惡欲觀叔向一言而善叔向下執其手以上曰今

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杜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鼓吹

吹去聲尺偽切唐樂志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故後人以軍中之樂為鼓吹晉孫綽云三都三京五經鼓吹庾翼曰鄉射中的當賞鼓吹謝尚薦聲中之即給副鼓吹齊孔珪門庭中有羣蛙鳴曰此當兩部鼓吹不特此莊子齊物論云夫吹萬不同韓文公詩繁吹傷人心王荊公詩落日一橫吹皆作去聲

讀今人直以為平聲殊可大噱

火齊

齊音劑火齊珠名杜詩火齊堆金盤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又謂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背然皆作去聲讀予官京師時某太史出所作宮中燈帶聯句相示有火齊光彩散蓬萊之句予謂公作平聲讀乎曰然予讀似去聲當再考其人艷然太史且如此何異乎章句之士之讀火齊也

文史

文人以文史為文章。稽非也。按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更羣守課試乃得補書史。漢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為多。正用此說則文為文字史為書史明矣。

戮人

書其誓曰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傳注訓戮為殺。後世槩以戮人為殺人。實不盡然。按左傳文公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是以扶為戮。襄公六年宋子蕩以弓拈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犒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是以犒為戮。觀此則戮亦有削辱之義。其誓兩言似當訓辱。不然。虞舜罰弗及嗣。而啟遂族滅人。豈敢承繼禹之道者。

無恙

今問人安否曰無恙。病曰貴恙。病輕曰微恙。心病曰

心恙風疾曰風恙相傳又矣按恙神異經以為獸風俗通以為蟲禮部韻略以為憂無訓病者史記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史記乃馬遷刻意之文既云罹疾不應復云病則恙不訓病明矣况顏注又可據乎

分疏

今人為入誣搆自辨白其是非曰分訴非也訴當作疏平聲讀轉去聲者亦非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壯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並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珽亦求面見帝今引入珽自分疏皆音為疎

經紀

世俗以牙行為經紀甚無謂蓋經紀本唐人語稱人之善能營生者也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能經紀其家無有用以稱牙行者

宴爾

詩邶谷風篇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為淫新昏而棄
舊室者作言安樂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
於富貴則棄我今賀人初娶稱宴爾非惟詩意不合
且又再娶事詞大不美

端匹

今人謂縑帛一件為一端又謂一匹按左傳昭公二
十六年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云
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
則帖寫壹端者為是口言一匹者謬矣至于馬之一
匹則舉四足人之匹夫匹婦則舉對偶皆不以獨為
義

年幾秩

今賀人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於古無考獨
莊子知北遊篇有墮其天袞及閱長慶集見白公詩
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
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云行開第八秩可
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

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看九帙新然則秩帙衰古字通用第自六十至七十俱可用七秩自七十至八十俱可用八秩今止用于七十八十當旬時甚謬

阿堵

世說載王夷甫口不言錢婦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呼婢曰舉却阿堵物世人因此遂以錢為阿堵矣及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堵猶言若箇這箇也指以為錢者謬

寧馨

晉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今人相沿遂謂寧馨為佳兒查他處語殊不然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阿克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

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則寧馨猶言若何這樣也豈可
便以為佳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每卷首俱題某詩之什陸德明
釋曰王者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名
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
稱他人所作為住什皆非乃龔州集中風雅詩每篇
首題曰上帝之什皇帝之什東門之什等似為不妥

酒望

賣酒家有揭布帘挂瓶瓢標箒杆繫木牌者俗併謂
之酒幌子非也幌本作望懸此物欲人望而知之耳
唐人多形於題咏蓋自古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
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
不售遂至于酸所謂懸幟即此

秀才

世稱青衿之士曰秀才士子聞之尚若以為輕已者
按北史杜正玄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左
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

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
秀才曹司重啟素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
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威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
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
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正玄
弟正歲次年舉秀才亦擬古亦應時就故唐書杜正
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
秀才皆高第正指前事然則秀才之名亦甚不易副
也

潛火

邊境防守有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冊藉奏疏皆作潛
字書之攷書傳不然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師大敗
王夷師潛昭公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潛杜預皆注
曰吳楚之間謂火滅曰潛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
韻將廉反皆讀如熾則知潛當曰潛相傳謬矣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
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注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

強也顏師古注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勸也今人不知縱史之為愆通字而謬謂從史若從人之諂諛然豈不大誤

木偶

偶音寓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欲止之以鬼事見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腹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漢制有寓龍寓車馬之類皆刻木像之木偶土偶即此意今人讀偶如耦蓋不考之故

健訟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絕乃及訟始繫以訟有孚如此之录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於卦名上為句絕者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

混上遂以健訟相連至今目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若健訟可用則亦可用止蒙動豫說隨止蠱應恒險解水井矣豈不可笑

不當如是

今指人引喻非理或自認已過輒曰不當如是是道聽史漢語而誤用之者史記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漢書薛廣德傳元帝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師古解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按兩帝語並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一覽自見

主臣

近見書簡末多有用無任主臣者知主似而不知其真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聞廉頗李牧為人良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漢書並同張晏曰

若今人讖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皇恐也此解或有知者而不知當用於開口處於義始得

輔車

車昌查切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為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依唐韓文公書曰近者尤哀憊左車第一牙無故動搖脫去是用此意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殊為大誤

錄囚

錄良豫切與慮同寬省之意漢書錄囚徒大玄蹕於狴獄三歲見錄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史作慮囚師古注謂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抑與否也正書所云服念要囚之義今人讀為審錄若紀錄之錄而又曰審某處錄謬矣

前席

今人用前席若以為尊寵之意本旨不然史記商君傳鞅復見秦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郝之前於席也賈誼傳漢文帝問鬼神事賈生具道所以至夜半文帝前席蓋古者坐地以莞蒲為席天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遜避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耳史記二語皆自喜意非用以尊寵人也

龍虎榜

今中式榜必畫龍虎于前而賀人得舉者曰登虎榜昧覺無謂唐書陸贄傳贄主試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等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謂諸賢如龍如虎也遂槩以稱他榜始于不可

健美

史記司馬遷自叙傳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乃以為稱美之詞而批評文章曰健美健美殊失之

朕兆

朕音引目眡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
知之。故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
為朕而又倒讀為朕。兆於古無據。

藉田

藉音借。漢應劭風俗通曰：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
者天下之本。其闢藉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古
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从草作
藉。今人讀以為籍。大謬。而名義考辨謂當作籍音瘠。即
說文有之。予終不敢以為然。

井榦

榦音寒。在寒韻。漢書武帝立井榦樓高五十丈。師古
注曰：井榦井上木欄也。揚子重黎篇或問茅焦歷井
榦之死。司馬注曰：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之闕下
如井榦之狀。枚乘諫吳王書單極之統。斷榦其音並
同。今人讀為幹音者謬。

苞桑

易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傳謂為安固之道。
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

其固尤甚自此說行而士人文表有鞏國祚于苞桑之語細味不然書禹貢草木漸包苞與苞同水退而草木叢生也詩行葦方苞方體抱籜也葦芳抱籜則稚葦也故宋趙汝楨輯聞有叢生穉桑未有旁根易于援取之說而本朝熊過象旨亦謂當作穉則不可直訓為固明矣

葑菲

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謂根有美惡之時莖則常美朱注因之故今人望人不弃則曰幸無以葑菲見遺似于物理不諳葑即蘆菴其根最為脆美菲土瓜根亦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言已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故下言及爾同死名義考之說如此

仲尼

尼一作尼古夷字祖庭廣記曰孔子之母禱於尼丘山因生焉故名丘字仲尼生時二龍繞里五老降庭鼓吹隱隱自空中下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目注面月角日隼河日海口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

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圩頂山臍林齒翼臂注頭阜
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手垂過膝眉
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
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僂後
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
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其聖如此皆發祥于尼丘山
山在今山東尚呼為夷丘山而不知何以誤稱孔子
曰仲尼堅不可易也

經書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未以經名也
自莊子天運篇曰六經先王之陳迹經之名寔昉于
此其後以樂合于禮止稱五經漢五經置博士列於
學官後或曰六經或曰七經不盡一歷代承之遂以
取士唐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為九經又益以
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為十三經宋則以三傳
合為一又舍儀禮而名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
經後又以論語孟子孝經為三小經師雖各有顯門
經則無不誦習者河南程氏尊信大學中庸二篇特

于小戴記中表章之於是新安朱子合以論語孟子
謂之四子宋時尚未以四書名也自我太祖定以
五經取士人各治一經而四子書則人人通治之及
成祖命諸儒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天下四
書之名自此起矣其後治一經者即以他經為末務
只知本經四書其傳愈久其言愈誤致使明經之士
不見于天下而徒以程朱緒言掇拾科第欲復隆古
之治何可得也善乎鄭端簡公之言曰宋人譏漢儒
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可謂至言

苴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楊用修嘗摘標之七間切麻也子間切
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
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
曰獵場又似嗟切苴苻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
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赤今作渣非
又都賈切土苴土即雅切非吐不精細也見莊子又側下切糞
草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
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籍祭也又將預切糟醜

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今人讀如菹轉如渣止耳。其他並誤。

敦九音

敦字字書載十音見于經典者僅九。禮中庸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禮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並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疇。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禮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音鈍。治一經者讀之尚猶有謬况其他乎。

率五音

率有五音皆常用而常誤者如將率之率音帥。孟子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不可不辨。

離十六義

離字有十六義。離黃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犬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話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

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囷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固知五雅所詁尚有未能具悉者

繇六義

繇字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紀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漢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漢百官表答繇則與陶同漢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而具六用用俱古雅

案六義

案字有六義說文案几屬周禮掌次張璠案魏志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又玉篇食器也史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隱逸傳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曹操別傳魏大為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又據也荀子案飾

其辭董仲舒策謹案春秋又考也丙吉傳無所案驗
又下也爾雅疏可以案酒又止也周紀案兵無出當
談每有之而義多不盡解

長音仗

長字三音平聲在陽韻上聲在養韻去聲在漾韻平
上二聲人多知之去聲鮮有不誤者韻會漾韻注長
音仗度長短曰長一曰餘也廣韻多也冗也剩也論
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世說新語王恭對王大曰
文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文選陸機文賦要詞達
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三長字皆音仗世俗皆讀為
平聲如短長之長誤矣

土音杜

土有三音一音覩為圜土之土一音吐為土地之土
一音杜為桑土之土皆上聲七麋內詩豳風鴟鴞徹
彼桑土毛傳桑土桑根也方言黃杜根也東齊曰杜
郭璞注引詩曰徹彼桑杜是也佛經十方國土音與
此同世俗不知而讀為吐既誤又轉為去聲音度如
法度之度則遇韻古無此字愈益誤第唯正韻有之

龍門

龍門之名有二世以洛陽東北伊闕為龍門非也按水經伊水東北過伊闕中注云昔大禹䟽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東巖西嶺並鑿石開軒高薨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又水經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云昔者大禹導河積石䟽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鑿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祠廟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十不得上上即為龍以此觀之河津龍門其來舊矣伊闕綠傅毅一語遂亦名以龍門而常詩咏之其實不是蓋伊闕當河洛孔道人所常見河津龍門僻在韓城縣北五十里路遠山深人多未之至耳兩處余皆嘗游目質之傳記無有不符合者故特為著辨焉

三江

尚書禹貢有三江既入又有南入于江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之文解者紛紛迄無定說郭璞謂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常昭謂松江錢塘浦陽為三江唐仲初謂婁江東江松江為三江朱仲晦以東匯澤為彭蠡為多句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文金履祥以為匯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王樵以中江為大江以南江為松江惟北江不可考其異如此唯名義考云

岷冢在今沔縣漢水發源名漾東至洋縣為漢又東至均州為滄浪過景陵三澁至漢陽大別南入于江徐鉉云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書南入于江謂漢水入南江也東匯澤為彭蠡匯當作會言漢水東會於彭蠡也為彭蠡言澤為彭蠡非謂漢為彭蠡也故下文云東迤北會為匯書東為北江即徐鉉所謂江至南徐州為北江漢水至此為北江也南徐州今鎮江漢至是趨海門入海矣岷山在今茂州江水發源東至新繁為沱又東至于澧澧即離騷澧浦今慈

利也。九江今洞庭湖。江水過之。至于東陵。地志東陵
道士泐。今在黃州。東自漢水南入于江。二水合流。東
迤北。會為匯。匯猶言彭蠡。江既言會。漢烏得言匯乎。
書東為中江。即徐鉉所謂江至潯江為九道。名中江
也。亦至海門入海。是南江在今武昌。中江在今九江。
北江在今鎮江。揚之三江既入。正謂此書將言揚州
治。故云三江既入。將言荊州治。故云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發源梁州。荆之上流也。南江在荊州。揚之上流
也。上流治則下流無不治。此書法也。其說明白可據。
又黃潤玉曰。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
江。彭蠡而下名北江。書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
西而言。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亦可備考。

曾

論語曾是以為孝乎。又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予。
於是世儒相沿皆讀曾為層。俱誤。按說文曾从八从
日。四聲詞之舒也。宋人示兒編云。曾字除人姓及曾
孫外。今學者皆作層字音讀。然經史並無音止當音
增。蓋音增則訓乃音層。則訓嘗。詩大雅曾是以格。克杜

詩寺憶曾遊處則當音層如論孟正當音增庶於六
義始協

圖

